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四十一回 羅鍋子計賺賊證銀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皂役吳信生來的不正，在衙門中應役，刑上最狠；拿起銀子來，就紅了眼咧。那怕你是他親爹，不花費，他是往死裡收拾。他家裡也富足點，走跳官司，給縣主作活想錢，官府跟前得臉，因此他眼橫四海，目中無人，誰人不恨？就只是不敢惹他。當面奉承，背地裡揀的罷，也就不少。今日在大人台下犯法，誰不想官報私仇？不用多添，照實話就夠他受的了！再者呢，眾人又知道這一位羅鍋子難纏，也不敢替他撒謊，故此地方才實說：他怎麼把持衙門，怎麼欺壓良善，怎麼家中招無籍之人，夜聚明散。劉大人聽到其問，忠良不由得心中歡喜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地方，你們白沙屯村內，可有座玉皇廟嗎？」地方說：「有座玉皇廟，可不在村內，在白沙屯東北。離白沙屯有數里之遙，有一片荒郊，去年間，那道河路也算是個碼頭的地方，因為這幾年被沙子掩埋，船也不能那裡走咧，那買賣人也不能做，百姓難以居住，所以全都搬到別處而去。到而今，就只剩下那座玉皇大殿咧。」劉爺聽到此處，將頭點了一點，復又開言，說：「吳信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劉爺說：「你家中常來的這些人，都是做什麼的？從實說來！」皂役吳信說：「回大人：他說小的家中有這些人來往，大人就信；小的要說楊武舉的合家全是他殺的，不知大人信不信？聖明莫過大人，俗言說：一家飽暖千家怨，小的家中原本有碗飯吃，又搭著本官賞臉，三班的人俱各不忿，背地裡皆有怨言。再者，各村的鄉保，他又與別人不同，有什麼大小事情，俱各少不了他們，稍有不是，自然要回官責打，他等不明，在背地裡抱怨，都說小的不好。」

今日大人因為楊家之事，審問小的，他等趁勢加火，誣言添作，大人就信以為真，這不冤枉小的嗎？」

劉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吳信，你說本府聽了地方的話，冤枉了你咧。我還要大冤枉冤枉你呢！俗言說：不打不招，兩邊看來棍過來！」「哦。」下役答應。

忠良爺，座上帶笑開言道：「奴才膽大了不成！倚仗嘴巧能巧辯，你把本府當別人！」說著吩咐「看夾棍！」

只聽下面喊連聲。動刑的，青衣邁步往上跑，「嘩啞」擱在地埃塵，震得堂磚連聲響，犯法之人心內驚。青衣綁住吳皂役，先把布衣扒在塵，然後又把襪拉下，脊背朝上按在塵。兩腿高蹺將刑人，公差攔住攏頭繩，兩邊一分齊用力，只聽「撲通」響連聲。又聽得，吳信「哎喲」一聲喊，再無「哼哈」第二聲。一名青衣往上跑，含了口，涼水照定面門噴。吳信「哎喲」緩過氣，疼得他，滿面盡是汗流痕。劉爺座上高聲叫：「快把以往盡招承：你家中，來往俱是何人等？夜聚明散有何情？」皂役怕死求活命，真情一吐喪殘生，忍刑不招高聲喊：口中連連尊「大人：我小的，家中並無人來往，如何招承認口供？望求大人施恩典，莫將屈棒拷良人。但願老爺增福壽，公侯萬代受皇恩。」

劉爺聞聽微微笑，連把忍賊罵幾聲：「你就挺刑不招認，我劉某，怎肯輕饒善放鬆？俗言人心如似鐵，官法如爐卻是真！」吳信說：「原來無有這件事，強叫招承主何情？」

夾死小人臭塊地，爺豈不，壞了從前清正名？」吳信是久慣應役，豈有不知刑名？他做的事情，是該死之罪，今日若要一招，性命就難保。無奈何，挺刑，想他做的事不招，要求活命。怎奈劉大人早已猜透其情，要叫他招承：「吳信，你與楊姓說，要完此案，須得五千兩銀子。武舉人不肯花費許多。他弟兄明知強人夜間必來，才與你們說留一個在衙中聽審，放一個回去保守家口，堵擋強人。你也明知強人要害楊姓的家口，所以在內窩挑賊官，不放一個回去，才傷了二十四條人命。」

清官爺，公座上面開言叫，「該死奴才」罵幾聲：「分明知道強賊去，不放楊家轉家中。二十四條人性命，葬送在，你與賊官手內坑！情弊顯然不招認，還敢巧辯仗口能！」

本府非是別官府，怎能叫你漏網中？從實招來無話講，若不實說枉受刑！」說著連拍驚堂木，衝冠發乍怒生嗔。吳皂役，叩頭口把「大人」叫：「青天何故不分明？偏心只把楊家護，才說小的盡知情。夾死小人也難認，就死黃泉不閉睛。大人那，輩輩為官傳永遠，子孫萬代受皇恩。小的不過犬羊輩，太老爺，何苦只叫我招承？」說著不住連叩首，二日之中帶淚痕。劉爺座上微微笑，連把「忍賊」

罵幾聲：「安心挺刑圖活命，也不過，多活一刻保殘生。」

吩咐兩邊將刑卸：「暫且押下不法人。本官自有方法辦，管叫這賊你招認！」公差答應將刑卸，又把皂役發陣昏。

攙出衙外先不表，劉爺又問縣官身，說道是：「左右將他押出去，等我完結這事情。」

劉大人說：「胡有禮，少時聽本府完結此案。」「是。」

知縣答應，承差將他帶出衙外不表。

劉爺吩咐點鼓掩門。劉爺離公座往後，下役散出不提。

再說劉公至書房坐下，大人眼望張祿，開言說：「你出去，到外邊把承差頭目陳大勇叫進來，本府有事立等。」「是。」內廝答應，回身向外而走，不多時，將承差陳大勇帶至書房，見了劉爺打了個千，在一旁站立，說：「大人叫小的何事？」劉爺眼望好漢，開言說：「大勇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同舉人楊文炳，帶著白沙屯的地方，騎快馬，速到吳皂役家中，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，急去快來，不可遲誤。」「是，小的知道。」陳大勇轉身出房而去。劉大人書房閒坐不表。

且說承差陳大勇回到自己下處，吃了飯，更衣，諸事齊備，令人把楊文炳叫進房來，說：「大人方才吩咐：你我三人到吳皂役家中，這般如此，還要急快回來。」武舉答應。大勇又叫手下人：「外邊騎快馬三匹伺候。」「是。」下人答應，傳出話去，二人這才向外面走。

陳大勇，邁步當先頭前走，武舉他也隨後跟。霎時來至大門外，認鑿扳鞍上能行。地方催馬前引路，承差武舉後邊跟。大勇馬上開言道，叫一聲：「楊爺留神要你聽：想來萬事因天定，蒼穹造定難變更。非是在下言此話，貴昆仲，移禍飛災天上臨。留下客人因重義，皆因又看令表兄。殺退賊人惹下禍，才有那，人頭扔在你院中。自然出首到衙內，偏遇賊官胡縣令，要訛銀子五千兩，皂役窩挑可惱人。將你弟兄拘衙內，賊人得便下無情。家口盡被賊殺死，良眷遭誅真慘情！多虧表兄家人告，幸遇清官劉大人。當堂准了二人狀，設計要完案一宗。」楊文炳，聞聽此話將頭點，馬上開言把話云：「請問尊駕爺貴姓？語音好像此處人。」大勇回答說：「問我？江寧人氏賤姓陳。」

愚下當先也是武舉，得了個，運糧千總一職。因為皇糧遭失陷，公名革職算福星。無奈投奔江寧府，休見笑，暫為承差把役充。」楊武舉，聞聽此話將頭點：「真是由命不由人！」復又想起自己事，不由一陣好傷心：仗義為把客人救，誰知道，反惹飛災禍臨身！一家被難還可恕，帶累老娘喪殘生。弟兄身背不學名，活在世上枉為人！

楊文炳提起老母被害之事，不由心中傷感，二目流淚。陳大勇說道：「楊爺不必傷心，就是令堂與合眷被害，俱是前因造定，命該如此，你還要自解牙才是？」說著話催馬前行，野店打尖，歇息一夜。

第二天，交辰刻，到了白沙屯。進村走到吳信的門口下馬，地方他領著二人到吳信的客座內坐下，地方叫出個做活的人來，說：「你進去告訴你們內當家的，就說我從江寧府來，有要緊的話來說，一定要見。」那人聞聽，連忙進內。

且說皂役吳信的妻子王氏，為人正道賢良，見丈夫不行正事，常常的解勸，怎奈吳信總也不聽，夫妻反倒不睦。前日聽見丈夫被江寧府鈞差人捉去，就知道有些不好，在家中提心吊膽。房中正坐，忽聽長工在窗外開言說：「外邊有地方崔大哥，他說打江寧府回來，有要緊話，要見面講。」王氏聞聽，滿心歡喜，正要去打聽丈夫的信息，崔地方又是本村人氏，叔嫂常見，並不躲避。聽見他來，房內講話說：「你就把崔大叔請進來罷，有話好講。」

長工聞聽向外走，來至客房把話云：口稱「崔爺後邊去，當家奶奶有話云。」崔地方，告辭武舉、陳大勇，邁步翻身向外行。霎時走到進房內，王氏一見欠起身，口稱「崔叔你坐下，有何事情講言明。」地方坐下尊「嫂嫂，留神要你仔細聽：吳哥為人我知道，仗義疏財要知聞。衙門中，官府跟前很得臉，伙計之中奪盡尊。常言道：一家飽暖千家怨，這句俗言卻是真。有人江寧將他告，說他窩藏眾綠林，連著知縣全捉去，大人當堂問口供。我哥只說無此事，令人押帶在衙中。府中上下人人好，都與吳哥是賓朋，裡外打點完此事，要結須得二百銀。因此大哥央煩我，到家中，來對嫂嫂回言明，上月分的那銀兩，休要遲挨拿四封。回府完結這件事，大料著，明日早晚轉家中。」

王氏憐夫那怠慢，箱中忙取銀四封。又托地方「急速去，完了事，叫你大哥另補情。」「他就回來無要緊，小事何須掛在唇？」說著邁步向外走，客房之中見二人。將銀遞與陳大勇，武舉一旁看得真，口中連把「大人」叫：「你瞧來，四封全是愚下銀！」